在北京林业大学的校园里,有这样一支队伍,自成立以来,他们进社区,入学校,向人们宣传丰富多彩的生态文明知识……

博士生“挑梁”生态文明讲师团

■本报记者 陈彬

春节以来,全国大范围的持续雾霾天,让人们对“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有了如“切肤之痛”般的认识,很多人也渴望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在北京林业大学的校园里,有这样一支队伍,自成立以来,他们进社区,入学校,向人们宣传丰富多彩的生态文明知识,而这支队伍最大的特点在于——主讲“老师”全是清一色的在读博士生。

作为我国第一个以博士生为主体的生态文明讲师团,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博士生讲师团自2013年3月成立以来,这支队伍已经达到50人规模,并深入街道社区、大中小学、武警部队、养老机构等基层单位,组织了60多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宣讲活动,覆盖人群超过5000人。就在不久前,这支讲师团还获得了教育部颁发的第七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这群本应专心于实验室的博士生们,为何对下社区如此“兴致盎然”?





▲博士讲师张辉在常营公园对北京市第二外国语附属中学的同学们进行植物认知讲解。

▶博士生讲师团走进武警部队进行宣讲。

北京林业大学供图

“为什么我们不能出去呢?”

这一切还要从2年前说起。

2012年11月的一天,北京林业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部教师林龙圳到学校附近的一家社区理发店理发。当得知林龙圳的身份后,那位年纪刚满20岁的理发师很是羡慕:“我就没机会读大学,没机会见见大学课堂是啥样。”

理发师的一番话让林龙圳心里一动。“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大学开一个‘平民学校’,让周围的居民也能走进大学校园听课呢?”

带着这种想法,林龙圳找来其所带研究生会的负责人一起到部门领导的办公室商量汇报。而此时正值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单独一章,被写进了十八大公告。北林大也在号召全校各部门结合自身特点,宣传生态文明,为生态文明建设作贡献。林龙圳的想法与领导一拍即合。只是部门领导觉得将“学校”开到校园里并不方便,建议道:“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校园,把学校开到老百姓身边呢?”

思路就此打开了。

事实上,北林大的专业设置就很符合“生态文明”的特点,其植物学、水土保持、园林规划、环境科学等优势研究领域也有很多“接地气”的内容。而在“老师”的选择上,他们将目标对准了校园里的博士生群体。

“一方面,博士生平时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与社会的接触较少,将他们组织起来走上讲台,对他们也是一种锻炼;另一方面,在大部分人的认知中,博士代表着高学历,社会认可度比较高,他们讲出的内容老百姓更加信任。”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林龙圳这样说。

作为老师,林龙圳有自己的想法和理由,但对于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博士生却也有着自己的“小算盘”。

北林大环境学院博士生袁冬琴去年3月就加入了讲师团。谈及自己参加的目的,这位从小就很热心的姑娘是这样说的:“很多人觉得博士生就会每天埋头苦干,我要给大家看看,我们博士生也有积极活泼的一面!”

无论出于什么打算,这支由博士生组成的讲师团就这样成立了。那么一年来,他们的宣讲效果如何呢?

“我们要‘对症下药’”

每次宣讲,袁冬琴主讲的话题都是从水开始,家庭中的淘米水能如何再利用,喝桶装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一次,在宣讲之前,袁冬琴试着播放了一下PPT,以检查有没有问题。不经意间,一位大妈看到了PPT里的一些内容。于是,宣讲刚刚开始,大妈便提问了起来:“我们应该怎么除水垢啊?”

“大妈,那是后面的内容,我一会儿就要讲了。”袁冬琴说。

过了一会儿,大妈又忍不住了。“水垢究竟应该怎么除啊?”

“大妈,您再等一会儿,马上就讲到了。”

终于,课程讲到了水垢去除方法的内容,大妈听得格外认真,也笑得格外开心。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却足以反映出社区居民对宣讲团的欢迎程度。

其实一开始,袁冬琴的课并不那么受欢迎。“最初,我讲的是中国的水资源状况,但大家好像并不太感兴趣。后来我们发现,那是因为我们的内容不够‘接地气’。”

张辉同样是宣讲团的一名博士生。受专业所限,他主讲的内容多与植物有关。然而相较于“科学用水”这样本身就很接地气的话题,张辉除了讲讲如何养花、如何认识植物,其他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其实并不多。对此,他有着自己的应对方法。

“我会根据听众的不同,选择不同的内容。”张辉说,比如在社区街道宣讲时,他会更多地涉及花草种植养护的相关注意事项,而在学校宣讲时,他会更侧重于植物知识等更趣味性的话题。“总之,我们要‘对症下药’。”

正是在这样的细心准备下,讲师团从最初主动上门联系演讲,很快便有了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宣讲邀请。在几个月里,他们深入街道社区,走进机关学校,深入部队军营,把生态文明的理念、知识送到了百姓的家中和心里。

“被需要真是一种幸福”

袁冬琴是南方人。因为上学比较早,上学时不管到了哪个班级,她都会成为班里“哥哥姐姐”们帮助的对象,而她自己却常处在一种“想帮人却不可得”的状态。参加博士生讲师团后,她才真切地体会到帮助别人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作为讲师团的一员,在街道社区帮助别人对每天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水有更深入的科学了解。看着他们对知识特别渴望的眼神,我渐渐感觉到‘被需要真是一种幸福’。”袁冬琴说。

“现在雾霾天气这么严重,在讲师团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团队又推出了一个新的题目《十面霾伏》,是教大家如何应对雾霾天气的。去年重阳节的时候,我们受邀到石景山区金梦圆老年乐园给那里的爷爷奶奶们讲这个课,还教他们如何选择佩戴防霾口罩,那场活动我们大受欢迎!”袁冬琴回忆起这个事情时,激动不已地说。

这其实也是北林大组织这一讲师团的重要意义所在。

“从学校的角度讲,这一活动利于我们的人才培养。”采访中,作为讲师团的指导老师,林龙圳表示,博士生一般比较关注科研,但是真正将科研应用于实际生活的并不多,而走上讲台,把深奥的科学知识转化为老百姓能听得懂的科普常识,正是对讲师的最大考验。这促使他们将自己的科研和社会需求有效结合,反过来也是对人才培养的促进。此外,教育本来就是为了立德树人,这样的活动也能培养学生们对社会的认知,坚定奉献社会的信念,培养他们的责任心。

对于林龙圳的这番话,张辉深以为然。“宣讲活动对我们个人能力的锻炼,以及对普及生态文明的价值自不必多说。除此之外,每一次下社区,每一次进学校,对我们来说都无异于一次社会调研,让我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其实高校本来就承担着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重任。我们希望从研究生开始,输出一种新的力量。这是一次创新,更是一份责任。”林龙圳说。

学子情怀

怀念的是不舍

■李晨宇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又要经历毕业的时光了。这次的毕业与先前经历的两次必然会颇为不同。记得六年前的自己,并没有因大学生活的结束而有太多的留恋与不舍,因为那时候的自己还年轻,那时候的自己还年少轻狂,那时候的自己知道后面至少还有三年的研究生生活等待着我去经历。那时的毕业更多是告别的味道,告别的是一座城市和一群在一起的人。

三年前毕业,放弃了有北京户口的工作而坚定地选择读博,这也让我那时的毕业注定不会有太多的情绪与伤感。学业上小理想的实现,加之也不是第一次毕业,冲淡了离别的滋味。那时的毕业更多是走出一扇门而迈入另一扇门的期待。

公元二〇一四年的第一天,我选择了早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希望能够为自己的这一年祈福,因为即将到来的毕业真的会是最后的毕业了。一路走来,这次毕业更像是对自己二十二年求学生涯的总结,这也难免会让它带有些许莫名的色彩,毕竟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咸只有自己最了解。

看到昔日的同学们早已在工作中有所起色,早已在从事的领域中崭露头角,就连他们偶尔对工作的“吐槽”都是带着幸福的气息……在象牙塔中求学的自己对工作后的生活充满了想象与期待;可现在真的到了要离开的时候,心中却默默地升起了百般的怀念。

怀念的是曾经年轻过的自己?怀念的是犯错不需要承担过多代价的自己?怀念的是校园生活的宁静与单纯?怀念的是无忧无虑地在长辈面前装作小孩子?其实,怀念的是不舍,不舍学生的身份,不舍已经习惯了十年的大学生活,甚至是不舍“不舍”本身。

事实上,每次离开一座校园的心境与心情都是颇有些相似的,总好像历史在重复又重复中上演;事实上,每次告别一所大学的情愫与情绪又是颇有些不同的,就仿佛电影在原作与续集间升华。因此,在十年的大学生活中,唯一不变的就是作为主角次次都需要倾情出演的自己,这个小小的舞台似乎便是自己实现理想的排练场,而毕业与告别则是阶段性的成果汇报演出。我会常常想起西安西南城角边浸满的玉兰花香,我会常常想起北京小月河畔的蓟门烟树。我想,以后我也会常常想起我现在生活的北京定福庄深处这片生机勃勃的校园。在即将和自己的十年大学生活说再见的时刻,在即将告别二十二年学生生涯的时刻,胸中充溢着怀念,这种怀念如同小河流水般潺潺,又如同瀑布倾泻般隆隆,如同苏格兰风笛乐声脉脉,又如同骏马奔腾蹄声烈烈……抑或这便是心声的聆听,抑或这便是怀念的本真。

要毕业了,人生中最后一次的毕业,我对未来充斥着期望与希冀,又对校园生活充满了怀念与不舍。我怀念的,是不舍;或许,我怀念的,真的就是“不舍”这两个字。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小不点』『大药方』

■本报记者 谭永江

2月25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本科生王若琳、南京审计学院本科生兰九珍等同学,依次走上讲台,代表所有31位本科生作者,针对我国贫富差距的现实问题,提出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解决方法。语惊四座,令人唏嘘不已!

与专家、博士、硕士等“大块头”的研究相比,本科生们的就是“小不点”。但小不点的作用发挥得好,也许能开出济民的“大药方”。

2012年,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和南京审计学院教授喻一文共同指导两校31名本科生,在取得26293份涉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港澳台外)城乡居民收入现状及相关因素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合作完成五十多万字的《收入分配行为与政策》研究专著,新近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他们的这项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工资为3994元,与2013年《中国统计摘要》公布的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作3897元极其相近。而他们预估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475,与国家公布的0.474几乎一致;2004~2012年数据表明,基尼系数在近几年呈下降趋势,但仍显著超过0.4的关注或警戒线,明显存在城乡收入差异、区域收入差距、民族收入差异等问题。35%以上的城乡居民认为自己的收入不太合理,80%的人认为我国收入差距较大。

通过模型计算,国内外对比和综合分析,“小不点们”大胆地提出解决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

建立统一高流动性要素市场,在农村实行土地私有,保证土地的有效使用和自由流转,可以较好解决农民农业收入过低的问题;与歧视作斗争,最大限度地消除基于性别、年龄、户籍、民族等方面的歧视。

建立统一高流动性劳动市场,公民有选择职业和迁徙的自由;更多地开放民营资本的投资,限制垄断,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在资本和劳动之间保持中立,平衡社会生产和消费等……

樊明向记者介绍,从2007年开始,他指导不同届别的本科生们先后完成了《退休行为与退休政策》《种粮行为与种粮政策》、《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房地产买卖行为与房地产政策》等学术专著。之所以以本科生为研究主体,其目的就是通过教育更广泛地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和飞跃。值得高兴的是,前几年他们基于住房、退休、生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与国家现行政策有着诸多的不谋而合,使得学生参与研究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研究社会的影响和关注度越来越高。

本打算完成第四部专著就放手的樊明和他的本科生们,在继续完成了第五部专著的同时,已经开始第六部专著《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行为与对策》的研究,还会有更多的“小不点”踊跃地参与其中。



樊明和他的“小不点”们

对手机低头族说“不”

■本报通讯员 吴奕 张明平

手机低头族是大学课堂里一道不文明的“风景线”。新学期伊始,江苏大学对手机低头族祭出重拳,在主要教学楼群和宿舍区推行了限时断网政策。网该不该断?应该怎么断?效果如何?

限时断网成了“一号文件”

2月23日是江苏大学学生寒假返校的日子。在这一天,所有的学生通过网络或短信得知,为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学校开始对部分教学楼和学生宿舍试行限时断网。正是在当天一早,江苏大学校办2014年“一号文件”《关于加强教室和学生宿舍网络管理的通知》正式出台。通知具体规定:从2月24日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起,每周一至周五上课时间,学校两座主要教学楼三江楼、三山楼中断无线网络,每周日至周四(节假日除外)23:00后,除留学生公寓以外的学生宿舍区有线和无线网络也将中断,次日6:00恢复。

“限时断网不是一刀切,断网期间学生使用手机接打电话和收发短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学工处副处长庄蕾表示,限时断网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大学生专心学习和健康生活。庄蕾坦言,随着互联网络特别是无线网络的快速发展,手机低头族现象在大学里越发普遍,特别是一些自控力差的学生在上课和休息时间无节制使用网络,影响了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和学习,也影响了学校正常的管理和教学秩序。

限时断网实行后,由学工处组成的文明课堂督查小组对两栋教学楼群进行了抽查。督查组成员陈立勇表示,上课掏手机看的学生明显减少,课堂的氛围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据了解,克服相关技术原因后,江苏大学其他教学楼也将陆续实行这一规定。

吐槽者中高年级学生居多

限时断网变成了现实,当日这一消息就在百度江苏大学贴吧被置顶。浏览大学生中人气很旺的人人网时,我们发现吐槽者多为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他们对断网本身并不反对,只是觉得自己的自控力遭到了怀疑。“我都快奔三了,学校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了没自制力的小孩子?”一位研究生这么留言。

而本科生中,对限时断网表示欢迎的不在少数。“啊?断网?哦!断就断吧!”理学院大三学生沈丕用一个反问和一个感叹形容自己接受限时断网的心情。他告诉记者,以前宿舍同学会在晚上十一点熄灯后联网打游戏,现在大家都比较坦然地接受了学校的这一决定,熄灯后就进入了睡眠模式。“毕竟我们提前就得知了这一消息,有个心理缓冲,而不是在打游戏的过程中被突然断网。”作为班长,沈丕也发现课堂上看手机的同学明显减少了,“这一措施还是有明显效果的”。

“如果不断网,我都不知道自己几时会听课、几时会睡觉。”一个网名叫“513184276”的网友这么留言。汽车学院学生戴谦平感叹,很多大学生几乎成了手机的奴隶,早起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手机,吃饭看手机,上课时玩手机,路上看手机,更有甚者骑车都在看手机聊天,其实没有手机,大家也能过得挺好。

物理系大三学生李东韡说:“原先上课时会隔三岔五地掏出手机刷下微博和人人网,学校限时断网后虽然还能用自己的手机流量上网,但是对自身是个很大的警示。我们理工科学生课堂上如果不好好听课,事后再去补,是很难跟上教学进程的。”

“没有手机的课堂很美”

应对手机低头族的限时断网措施虽然今年刚刚推出,记者了解到,在江苏大学早有“吃螃蟹者”。去年11月,文法学院12级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发起了“共建良好班风,拒做低头一族”活动,提前体验了一把没有手机的课堂,并且真正尝到了“甜头”。

“每节课前我们会把两个手机暂存袋放在第一排座位上,同学们自觉把手机关机或者调成静音放在袋子里,下课后取回。”班长李卓隽说,出于自愿的原则,原先只是由学生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带头,渐渐地暂存手机成为了一种习惯,不用老师或班干部提醒,大家上课前都自觉地把手机放到了暂存袋里。该班兼职辅导员徐惠红介绍,手机暂存活动坚持到现在,任课教师都一致评价该专业学生学习氛围良好。在刚刚出炉的期末成绩中,李卓隽所在班的英语四级通过率达到了96%、六级一次性通过率超过了52%,专业成绩前三名都落户在他们班。

课堂上玩不玩手机,除了和学生的自控力相关外,也和教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文法学院教师贺建国告诉记者,他认为大学课堂是神圣严肃的地方,所以开学第一节课前他会强调上课时不能玩手机,如果发现有同学玩手机,他会假装不经意地点名让他回答问题作为警醒。久而久之,他的课堂上学生玩手机的现象自然就销声匿迹了。“新媒体时代对我们教师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提升课堂效果,学生自然会被老师吸引。”贺建国说。

“限时断网只是我们持续推进学风建设的抓手之一。”据了解,除了限时断网的“硬性”规定外,江苏大学学工处还会加强对学生职业规划的“柔性”引导,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职业规划的指导,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特约绘图:小蚂蚁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8037号 零售价:1.50元 年价:288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